

2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3092



寶顏堂訂正疑仙傳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隱夫王簡撰

仲醇陳繼儒

校

白生沈孚先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爲名今以諸傳構成一卷目之爲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一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卽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卽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

可留遂命之藉艸酌以濃膠以叙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卽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靜好道復長於

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具酒灸命之欲
問焉賣藥翁既至諭家不揖諭而反揖一蒼頭
諭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
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諭曰君欲問
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問翁曰翁不顯姓
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地之
氣爲人卽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諭
曰攜一囊藥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

病一也何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卽體
和體和卽無病氣不和卽體不和體不和卽有
病病本爲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
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諭曰有
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
救之卽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
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
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欲餌

之長生久視卽不可不察也知生死能治人之病卽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故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卽可使不識卽必反害人諭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故不覺揖也諭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與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諭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

所在諭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諭旣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旣觀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

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
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
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
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
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
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
歎何少年踈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
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

詠嘆故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
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
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
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
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之者實
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入帝
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
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

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卽不語人亦以爲狂或臨水或月下卽援琴撫弄必淒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携手同出垆野臨水竹藉艸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樂於人心唯琴之音

而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耶足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日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爲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日我惡之卽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祇欲自撫

之以爲樂也欲人之樂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
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
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者而聞之卽爲
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爲文也輕
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
爲麗詞達士卽不以爲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卽
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
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真仙也止一貴人爾復

沉體穢氣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
爲累言罷與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
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
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
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
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
一遊也奉曰此犬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

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者頃刻之間出
中華之外約餘萬里至一山峰巒奇秀風景澄
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
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
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
皆宛若舊識旣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
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
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

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
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旣共懽飲當復歸
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
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
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旣與女子別復共乘犬
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
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

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
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
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
教爾女驚喜見之且又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
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
也事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爲私乎女
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
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

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
法籙我且處閨闈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
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
古白日昇青天者又豈關讀道書授法籙也夫
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
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
問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
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

之道其心一則以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木却粒而得之者苟脩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艸爲衣裳日夜勤苦於焚脩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雖餌木却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

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却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

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得其侶深喜
乃曰我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虛無
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神仙之
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
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
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
俱入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
遽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涉之見兩邊欄檻並

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
牌題之曰虛無子宅簡愕然謂虛無子曰何題
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
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遽又引簡臨一
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樽
俎間唯珍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艸謂
簡曰只此艸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
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

就水次取此艸子以賜簡簡因藏於懷中起謂
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
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艸子種
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
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悞簡
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艸子臨水
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
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
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
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
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
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間復至攜一棋局來
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道流大怪因問曰何
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
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

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之卽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術卽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碁也玄乃曰女伴但

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卽便於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圍皆長松翠竹隈其岸卽芰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卽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屐投於池中又變爲一畫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棹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十五餘年遊山訪道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

而登岸似有不悅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芟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在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玄已移家入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而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遽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

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濕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周遊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之龜負陽

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濕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懼乃祝龜曰爾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却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林瑤樹仍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倏忽間至一大川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一樓閣入雲陽又懼不敢入水而祝龜回蜀

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已養雖色奇而別無它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

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覩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

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
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
之外卽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
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
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
富與貴但多事也况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
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
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

我若且住必

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
其女不知所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
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慧忽因遊偶遇張果先
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
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
因謂曰爾非不知人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敬我
也爾奚不敬我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

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恒山革從之果乃令
革閉目革曰閉目即可去遊不閉目即可去
遊也果曰柰爾凡體邪革曰爾凡體尚可去我
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策之杖一變青牛令革乘
之革既乘之與果同入恒山果因引革登絕頂
坐而問之曰人間之囂雜塵中之苦惱春秋之
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
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

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
爾何爲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不可隨土
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
若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
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卽朝在玉清蓬瀛夕屆
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遠遊以
蟬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
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恒山者止欲一

示我策杖爲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
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尚世世有之遽
起不辭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艸於山中居之後
不知其終人或有見之於稽山

艸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
夏常披一艸衣故人號爲艸衣兒於泗水邊垂
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
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

氏卽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
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潛察其舉止艸衣兒
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
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凜冽但一艸衣數年不
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
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艸衣又不見得魚何
釣也艸衣兒曰我是艸衣兒曰人呼我爲艸衣
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况我自得之又焉

知我不得也我既爲號艸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艸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艸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邪艸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爲樂嘗亦釣於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艸衣呼我爲艸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

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
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
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艸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
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
餘隨渭水流至艸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
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
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

乘流而去
不知所之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

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遨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能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卽雖貴

列鼎鐘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翥鳳飾之珠翠宛若其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卽舞故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權醉在生前穎聞

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
丹以賜穎曰服此且須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
之仍辭而回及鑿輿將幸蜀山下共失其子真
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歲矣
下實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白髮如絲而
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
山實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
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卽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

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于
今雖髮白而容顏不變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
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
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
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
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他桃
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
白日昇天皆不復曰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

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實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實每歲至春和卽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實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

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奚潔也我神無撓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旣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何謂得道耶澄曰夫荆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

既得道言之卽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卽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爲貴以富者爲富以賤者爲賤以貧者爲貧卽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坐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覩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爲尊處塵雜不以爲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

以爲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出其塵寰不出墮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旣出塵寰何在澄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爲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爲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君休信狂

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俱笑而分手後數日
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鍾山遇一老姥
謂之曰爾骨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
修煉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
石不停火待軟如藥劑卽食之若未軟不得停
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竒之因於山中結茅而
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軟敬乃

不煮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
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煮
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
旣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煮卽不待十載而可
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
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
異可食旣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
曰此石是瓊樹之實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

人間深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誠煮之卽復軟軟而食卽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遽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煮之至明日其石忽軟仍香馥滿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變童顏髭髮如漆仍心清體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吳人也儀貌瓌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栢仍餌生术不交世人性復孤子忽因遊

終南山山中有—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爲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何非邪寅曰我平生未嘗接—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間也少女曰彭祖得道之人猶姝女之問今君何不容我一問邪寅乃曰昔黃帝令姝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

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
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別於中
士別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也如此則豈獨彭
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尚待至一而感况神
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
家昇天者有與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云云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
未嘗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一老

父問之曰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
之藥常遊名山以採藥今欲西訪藥也老父曰
君不知神仙之藥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內有
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自不知古昔有餌木餌
黃精而得道者木與黃精豈自十洲採得也夫
人間諸山之內神仙之藥無限但人自不識復
又不能一其志而服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
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物

華而人不蠻夷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蠻夷世世有得道之人也是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誓於中華諸山內採藥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陝州仲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仲曰我自幼

好道爲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訪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奚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秦山餌茯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遇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已復少也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遠遊不知所之

何寧者西蜀富人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

台山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來邪寧曰我自入天台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卽終得道人之性無道卽終不得道我性有道故得之也旣復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塞鴈來風悲日慘卽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悽人也乃策杖而去及

其春至景和紅花綠葉堆林積叢卽又復來後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遽起於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辭家人曰我今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普與家人謂之曰且可百歲旣去人有郊野見之乘一虎去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歲焉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
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
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
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
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
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
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以讀
見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

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鉄爲金有之邪道人
曰銅鉄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
爲仙况銅鉄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
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
仍却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卽以旨酒佳殽命
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卽乘駿駟以
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披輕
暖厭百味矣後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

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
逸未息固不來適過此偶覲君之面基曰我奢
逸不見吾師來故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
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有絲
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
無以求尋焉

寶顏堂訂正疑仙傳終

瑣言跋

余讀從子瑗省齋遺稿而錄其瑣言偶書焉
愛其博洽討論之精也夫強記者多牽合尚
辭者或滑稽是豈易言哉文言不可尚矣寓
言道之餘緒也法言失其正而大言則誕矣
故司馬史記班固謂其疏畧牴牾張輔又謂
固不如遷而李延壽南北史識者謂其過本
書或謂有述妖兆祥謠讖之繁俛耳范太史

唐鑑有譏其疎不入理至孫之翰唐史甚自
愛重而其理友不及唐鑑文選創自統者三
十餘年東坡譏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姚鉉
文粹成十稔有惜其未載及求居寄別之作
至若先哲偶書往往托以自寓昔人亦謂對
偶不可施於史隋李諤病當時文體不免自
陷奇巧駢儷之陋豈責人明而責已昏耶嗚
呼甚哉言之難也而况論古乎省齋卯角編

博羣書弱冠登第官儀曹所著有蜩笑稿數
十卷而瑣言偶書出入經傳徹貫墳典蓋自
穀率中得之不待搜索而始定者而遺言未
竟厥終惜哉余重家雞欲與知道者共焉其
餘稿尚俟刪訂付其子嘉禾守登高刻之
嘉靖八年己丑春劣叔雪齋懋德題于翠湖

寓舍

瑣言跋終

寶顏堂訂正可談

宋 朱 彥著

明 陳繼儒訂

元豐間彥先公爲右史 神考遣使治楚州新
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憂惜
兵民大哉王言簡而有體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道導駕旣進輦輦中忘設衾
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

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舅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改官舉將十七員

宗仁

問其家世或奏樞密使胡宿之子卽有旨更候一任回改官時有因失

死罪連坐于條合

展舉將員改次第等官上宣諭未令改官凡三經引見幾十餘年大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朕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于大內西切

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于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滿剗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沒或貶廣南或貶散官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

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相公尚書改令

廳為公相廳蔡京首以大師為公相其子攸自

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

子呼相公時傳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

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此如○蔡持

正自左揆責知安州常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摺

撫笈注蔡坐此貶新州其詩有云睡起莞然成

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吳注云未知蔡確此時

獨笑事○先公帥廣崇寧元年正月遊蒲澗同

越俗也見游人簪鳳尾花作口號中一聯云孤

臣正泣龍鬚草游子空簪鳳尾花蓋以被遇先

朝自傷流落後監司玄論乃指此句以為罪其

誣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豈

是孤臣正泣之時鞠獄竟無他意讒口可畏如

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

都下市井謂不循理者為垂角又謂作事無據

者爲沒雕當入聲喪儀間摺發以一竿揭之名
垂角衛士順天幙頭有一脚下垂者其儕呼爲
雕當不知名義所起記之以俟識者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
處欲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
所在吏曰在鸛鵝堰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
一年爲鸚鵡洲尋一對不得天俾汝也因得末
減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

骨崇寧癸未余在金陵府集見官奴中有極瘦
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髑髏否余欣
然爲王勾得對

滕宗閔知楚州有監司過境本州送酒食書有
臣名旣上聞旣鞠獄乃書吏誤用賀月旦表無
他意滕坐送吏部監當蓋知州細銜字多欲謹
書吏每患難寫乘暇用紙寫前後銜謂之空頭
表牋用之故已不虔向宗傳爲興國軍判官

託士人作書與漕使小簡用金口清光俞允等
字漕使舉行取勘宛轉自解僅免士人於書尺
多不識體要往往誤人宜謹用自不能識者不
若不發書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
貴於屬藉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
漢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繼宗子盡死諸孫仲字
復嗣爵判宗人人謹厚練敏宗子率從其教誨

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
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難令
郊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上問所以治宗子
之略對曰長于臣者以國法治之幼于臣者以
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郊既至宗子
率教未嘗擾人京邑頗有賴焉

王介甫居金陵作謝墩詩云我公名字偶相同
我屋公墩在眼中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

隨公益晉謝安故地也謝字安石介甫名安
蘇子瞻謫黃州居州之東坡作雪堂自號東坡
居士後人遂日子瞻爲東坡其地今屬佛廟子
瞻知杭州築大堤西湖上人呼爲蘇公堤屬吏
今刻石榜名世俗以富貴相高以堤音低頗爲
語忌未幾子瞻遷謫時孟氏皇后師衣服画作
雙蟬目爲孟家蟬識者謂蟬有禪意久之後竟
廢

先公在講筵聞

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謹

朱色鮮明先後無小異由此

知擢用至兩制近

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

画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

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画者但有他画軸

紅繡囊緘之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画于

廳事標所獻人名銜于其下良久引客焚香共

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唯一

可從

兵官乃崔白画二猫既至前慚懼失措或云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不可生日祝壽墓銘凶事非徒失獻芹之意必須貽禍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

熙寧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闕其人頗熟時事將有陳述所主亦大臣有力者

或云介甫

當無不稱上

意既陞見上首問錫山去郡幾遠既非素備了不能對蓋常州無錫縣錫山俗呼惠山守不

閱圖經故不知也上顧近臣曰爲守臣而不知境內山川其爲政可料卽罷去竟不曾開陳一言楊傑次公留心釋教嘗因上殿神考頗問佛法大槩楊竝不詳荅曰佛法實亦助吾教既歸人咸咎之或責以聖主難遇次公平生所學如此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辨吾懼度作導師不敢妄對

青州王大夫嘗知舒丹二州爲詩極鄙俚每投

獻當路留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掾王亦與一軸
詩他日季父見其子乃謝之其子曰大人九伯
亂道玷瀆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爲九伯豈
以一千爲足數耶余中任朝議大夫以八袞赦
恩轉中奉大夫其子對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
官方始濟事將來有遺表恩澤也余記二事非
以爲謔蓋所以開悟爲人子者司馬溫公閑居
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馬夏月有

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其用
心也

王舒王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
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
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牀
偃仰良久吳望見卽送還

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
軋故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

爲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場山在州南離方丈筆
山也低于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卽
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筆旣成 語州人曰
三十年出狀元後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
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
責儋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
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東坡語

姜云俟他日有驗當續成篇崇寧興學不冒海
隅四郡士人亦向進雖云墾闢已久恐鹵瘠終
無嘉穀耳

常州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樞密宗愈繼執政
宗回宗師宗炎奕脩皆兩制宗質四子同時作
監司家貲又高東南號富貴胡家相傳祖塋三
女山尤美甚利子壻余母氏乃尊行如渭陽諸
壻錢昂黃輔國李詩蔣廷俊張巨陳舉蔣存誠

皆爲顯官餘無不出常調呂吉甫大尉自言其
家不利女壻惟不碌碌無用如長倩余中成婚二
十余年元祐初上疏乞誅李吉甫謝天下後竟
離婚亦祖塋三女山相刑也余表姪李熙嘏狂
生登第吉甫以孫女妻之自延安帥遣人納吉
禮貌甚盛熙嘏在京師忽請開封投牒願悔婚
蔡元長尹京驚問所以並無違律及不爭財物
熙嘏但言不喜與福建子相交元長怒叱出卒

成婚時人謂呂家風水已應中州人每爲閩人
所窘目爲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辭吉甫元長皆
閩人故熙嘏戲之耳先公素貧元豐間於右史
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神考知之將策貴妃故
事兩制奉冊執政讀冊乃蠟用先公爲奉冊門
下侍郎章惇爲讀冊官中貴馮宗道密謂公言
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旣事檢會無策
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蕃衍宮闈

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疋兩雖師
垣尊寵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巳丑三出亦有
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藩邸特恩爲宰相首尾
未嘗去位不問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
包子無遺之者家貲高于諸公天性節儉未嘗
妄費一錢爲三公奉養如平時余表伯父袁應
中博學者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
蔡元度之引乃得對袁鳶肩上短下漏又廣顙尖

額面多黑子望之如洒墨轂腹而吳音哲宗一
見連稱大陋袁錯愕不得陳述而退搢紳目爲
奉勅陋朝士王迴美姿容有才思少年不甚持
重間爲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公六所歌奇俊
王家郎乃迴也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
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污已亦恐污
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

衣將贈其甥皆瑋異也忽有猫臥衣笥中夫人
卽叱起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
敗無敢收者

余大父至貧掛冠月俸拆支得壓酒囊諸子幼
時用爲脛衣先公痛念茲事旣顯盡以月俸頒
昆弟宗族終身不自吝一錢諸父仰祿以活不
治生事晚年遷責族人失俸大有狼狽者五叔父遂
不聊生余切謂使舒王與大父易地吳夫人安

得有此疾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義局與諸子聚首介甫
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
以配日月吉甫曰日翌晝月翌夜燈翌晝夜日
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

子瞻曾爲先公言書傳間出疊字皆作二小畫
于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
海南見一黥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

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
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
二箏二總謂之色二不作瑟事不知果如何吉
甫子瞻皆不世出之才而不相好亦猶立朝異
時耳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
夜復歸就乳多瘁其母俗呼爲旱魃亦分男女
女魃竊其家物以出男魃竊外物以歸初虞世

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
往尤忽權貴每貴人求治病必重誅求之至于
不可堪其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
言黃孝于其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
必歸魯直語朝士云初和甫于余正是一男旱
魃時坐中有厭苦和甫者率尔對曰到吾家便
是旱魃

稱名曰彌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

廬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
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
唱喏公舉鞭去舒王退居金陵結第鍾山下策
杖入村落有氓張姓最稔熟王每步至其門卽
呼張翁張應聲呼相公一日王忽大哈曰我作
宰相許時止與汝字一不同耳

駙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恭慎旣失明猶
戒勵子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朝

出聖水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
有病稚家人竊往取水李聞大怒卽杖其子且
言使尔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
若不能活又何求

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蓋皇后父也時泰陵未
有嗣常因景陵宮行香諸人聚首孟在忽大息
或詢其故孟曰中宮薨月滿望一皇嗣乃誕公
主先公歸語所親曰孟在非長守富貴者也果

如言后竟廢

沈起待制諸子有見諸王者頗喜之許以荐擢
一日沈盛飾出遊過相府舒王聞其在門呼入
與共七箸先令褫帶沈辭不得已舒王以手褰
沈所衣真珠繡直繫連稱好好自後不復得見
坐此沉廢政和中臺章言一朝士有濕活居士
之目謂飲不擇酒內不擇人此數事平時人所
易犯一被指斥則莫脫故舉以爲少俊之戒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
果然妻子尚在見之相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漸
熟世境旋忘前事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
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史 雷澤男亨甫年十
七歲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
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爲父政和
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與邑人說
其平昔皆驗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于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旣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諂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錢適德爲循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故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 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官法王安禮尚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帥太原過闕許見時樞府虛位安禮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荅諸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榻角一匾封語傲禮簡或于上前言其素行旣對促赴新任怏怏數月而死

元豐間詔僧慈本住慧林禪師院召見賜茶以爲榮遇

先公侍上見宣諭慈本上云京師繁盛細民逐末朕要卿勸善無他語詣禁中賜十禪師號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叙釋後賜僧楷四字禪師號楷故不受以釣名推避之際頗不恭朝廷正其罪投之遠方無他異術窮情露教遂不振又狂逆不道伐冢誘略多出浮屠中宣和初乃譚正其教改僧爲德士復姓氏完髮膚正冠裳盡

革其尤夷者

姚祐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

乾爲金坤亦爲金也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

爲金脫二點故姚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

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果釜

也大慙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

護短如此

昔有郭巨公進落成建第日設諸匠列坐于子

第右或以爲不可公指諸匠曰此造屋者又指

其子弟曰此賣屋者固自有序識者以爲名言

可爲破家子戒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各不與

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爲資

取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傍

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

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
官滿分以裝我胥偽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
征不敢索悒悒渡楊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
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
而入卽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
登第胥大喜盡鬻其家挈家至京師爲桂王費其
子調官南下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
不能治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

亦死

沈栝存中入

翰

出塞垣爲閩人晚娶張氏悍虐

存中不能制時被筆罵粹鬚墮地兒女號泣而

捨之鬚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恕余

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毅前家

兒張出逐之存中時往賙給張知輒怒因誣長

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責安置秀州張時時步入

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從勸於道先公聞

可論
之頗憐仲姊乃之歸宗存中投閑十餘年紹聖
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中賀而存
中自張亡恍惚不安船過楊子江遂欲墮水左
右挽持之得免未幾不祿或疑存中曰爲張所
苦又在患難方幸相脫乃爾何耶余以謂此婦
妬暴非碌碌者雖死魂魄猶有憑藉
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
慾嗜不通性悖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

脣紅齒白髮鬢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
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
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卽可蓄久蓄能曉人言而
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眨謂之崑
崙奴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爲
菩薩蠻方識之

南海廟前有大樹生子如冬瓜熟時解之其房

如芭蕉土人呼爲波羅蜜漬之可食

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

蛇市中鬻蛇羹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

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爲鶉腊既

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談少息或云蛙變爲

黃鸛

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

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頃年在廣州蕃方獻食

用糖蜜腦麝有魚雖甘旨而腥臭自若也唯燒

笋俎一味可食先公至北虜日供乳粥一椀甚

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

給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得

淡粥大率南食多鹹北食多酸四夷乃村落人

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惟 苦不

可食

慈聖光獻王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

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瘰癧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瘰也蔣之奇旣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卽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塞帷視尸則所陳尚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于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塞帷駕興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不可妄得如此京畿士人王庭鯉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補軍將因詣闕論父祖文臣及身爲進士乞換文資卽可權注一州縣差

遣大喜洎誥下乃得右衛攝助教不理選限終
身釐務大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
白事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蓋客禮也唯兩制以
上點茶湯入脚牀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
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茶見于唐
時味苦而轉甘晚採者爲茗今世俗客至則啜
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

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徧天下先公使遼遼人
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
後品味玄進但欲與中國相反本無義理朝辨
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用白紙
糊燭籠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于其上欲
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啓關放下
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
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

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附馬皆有位次在皇城
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
有翰林官給酒菓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
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寒月至
待漏院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
角視之齏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
是止令供清酒因訪傳知諸同官
何執中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

五何曰然其人撫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
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
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
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其驗如此

余幼時隨母氏在常州

時見

錢秀才開圖書知人

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吾家
三姊長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書皆言夫姓吳
當

時怪

其差繆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

不知圖書何爲而億冲爾生齒浩繁豈此數帙
文字所能該括

黃州董助教甚富大觀己丑歲歉董爲飯以食
飢者又爲糗餌與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飢如墻
而進不復可制董仆于地頗被歐踐家人咸咎
之董不介意明日又爲具但設欄楯以序進退
時或紛然迄了餘日無倦色黃岡村氓閭丘十
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

且亟不復飲食但餐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
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唯食真者數月方死
此氓媚佛多施廬山僧供迹亦內 懼禍至冀
事佛少逭責此尤不可也

元祐間有大臣不欲書名氏父嘗貶死朱崖寓
柩不歸旣貴自過海迎取已更數十年無識其
父柩者于僧房中有數柩枯骨無款記不獲已
乃挈一棺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亡僧骨

殖紹聖言初者欲羨非以無驗不敢舉

此則散物多於動之會以流於一則固全其
羊采其絲之入乎一則其與食其果其味之入乎
且恐不野野食其野之羊果亦入於食以與野外

寶顏堂訂正玉堂漫筆

儼山陸 深著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校

檇李緯章王體國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
謂為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
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
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

玉堂漫筆
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

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爲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

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
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
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
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
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
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

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
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
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
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
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意甚
好我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

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
爲設數殷之三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
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
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疎相推
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
不過如此似涉傳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
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
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
無窮理亦無窮却倒說

嘗見閭閻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爲我文皇
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
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
及也其言曰風卽風以動之之風雅卽雅鳥

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
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
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晷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
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晷生明之
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
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
時日在寅宮矣廿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

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論日
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
三歲巳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
林院印扈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
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石
門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

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
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
三峯高公出辦糧艸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
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
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
方墮墨池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
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
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
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
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
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
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
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
漢制趙克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虔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义行人遂訛呼爲夏

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王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

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

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

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溫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叩天願生聖主以救世我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卽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旣定鼎贊畫寔多命爲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

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陳束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叅議
捧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
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
貴性情要從曾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
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
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二云詩當取裁漢魏而
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棋以江陰
相子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
文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命書皇陵碑
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
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邈邇
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
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

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
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
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
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三丰陝西寶
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
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
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
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

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
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
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
毅者爲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
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
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
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
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行尋訪竟無所

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
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
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
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
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
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
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
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夙駕惠然降

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
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
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
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
丰薦 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
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
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
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

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入 朝面見

王堂漫筆
三
候五日乃罷因免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
學詹事兼學士皆不得面 恩當時敘菴李
公時在內閣曾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菴以
爲難彭惠安公韶弘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
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
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
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
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

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
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
午 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
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
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 旨奉行
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

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聖明耳目開達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巳亥南

巡還有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叅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爲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幄於上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友

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
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
有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禍羅傘
被服金文章可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
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

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頤
浩當國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
弊一至於此爲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
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
崧築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

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監戒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爲甌節處可置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

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

王堂漫筆
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
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
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着接巵花下迷蓋用白紗作
巾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
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
巾後世惟凶服乃用白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君臣

之際焉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
大將軍時事其感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
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
夷狄然嘗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
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旣皆不可則縱
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桀無稱
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

玉堂漫筆
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
爲文章而不知巖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
無文隨陸無武尤爲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
年賜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
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
始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
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此真
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者正
如此

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
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平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
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
無傳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

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一晝夜所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

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畧廣三千里周天大畧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里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瓚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

徑各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並存之

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

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爲陽精月爲陰精五行之精爲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爲宿咸列布於天運行纏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

一云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

蟻行磨上磨左磨右磨疾蟻遲

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

度日一晝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

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

半強而後與日會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才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濶觜鬼與日躔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况色乎曆家入筭姑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

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

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

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在日上曰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

背

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祆曰散五寸之內
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
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
鬪環之曰勾繞之曰已早出曰贏晚出曰縮
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
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
十大史總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終
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陳眉公訂正蜀都雜抄

雲間儼山陸 深著

繡水

尊生沈從先

元弢張

弢校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朝故首以
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
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
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

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
爲婚媾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
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
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穎
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
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
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
不當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笋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
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
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卽蜀江分
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
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雞犬皆鳴隨

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郭廨宇皆傾斃者人都司李某亦與焉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栢二千尺人訛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若謂栢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爲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

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廻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處遙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鷓鴣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

于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
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曩
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
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旣散復
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
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卽此石
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
修承勛懋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慎用修兩

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
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
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
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不見
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峰插天皆積雪
如銀每日下峰頭則殿中燃燈云此西域崑
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爲晝夜者耶夏日
從北峰西下冬日從南峰惟春秋之間從中

峰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及今
省城西望亦有雪山聳出晴霽時可見疊茂
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高百里作一
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
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南
東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
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
泰山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
有五色光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
覓視之大類水晶

嘉定高任說禽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
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楊
子雲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

黃山谷晁公武

咸淳間文尚忠字敦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並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擊鮮治具招避地名勝相與登臨觴咏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卽漢昭烈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

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藏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黎杖於此曰化日州治在此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卽苜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

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宛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為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煩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宛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敘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栢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華言亦稱豆角惟檜頗與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檜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予可南雲味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
李冰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
非古詞也至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
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
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机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
高可五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窩傍刻支

机石三篆文似是唐人書跡想曾橫置故刻
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蓋出傳會然亦舊物
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
舊志以爲在寧川衛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
詳所始意亦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
石首銳而微頑爾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

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勝并疆六斤皆
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
多侈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
形夷狄用聲音有長短

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
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之
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

殷字正道歎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
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
亡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
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
元曰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煬
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國之年亦曰
正大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耶後世臨
文亦宜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李侍御鳳翔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
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
所賦石筍行不肖又云五塊爲南筍天涯石
爲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婆娑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
至竹牀瓦豆具酒藜藿之佳山水無不到獨
不到郡縣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
簡作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于禹貢之
命名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爲一書宋
浦江倪朴文卿嘗作輿地會元志四十卷惜
當時以布衣著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
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
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安石後有吳文

正公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等輩人也荆公值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差爲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爲藹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

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
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
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其論極爲痛切牧菴嘗受業劉靜修先師必
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
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
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

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
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
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
又東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
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
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
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

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
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迴避
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
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
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
間聲教暨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

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
謂蠶叢魚鳧鼈灵望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
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鯀
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鄆縣其地遼絕何
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
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
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
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几於巫覡之談

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
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
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
與崇近鯀娶當或有之鯀爲諸侯厥有封守
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
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
之地如石紐者乎予益疑之雖有功亦曰稽
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

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
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
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
文若王褒楊雄怪若萇弘杜宇僭若公孫劉
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
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歷經營
於禹蹟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此槩人倫之
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

蜀都雜抄
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
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
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
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况
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
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
耶禹穴實今在會稽窆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
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

蓋墓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
分二派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
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
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
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
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
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
禹跡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游山記

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

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十餘萬只
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
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來菴有一僧題
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
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
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

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
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
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人
知爲建文君僧遂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衛
方伯正夫傳其事漫記之以備一說

卷之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Blank page with a light orange or reddish tint, possibly a flyleaf or separator page.

Blank page with a light beige or off-white tint, possibly a flyleaf or separator page.

